



# 当浪漫主义遇上现实主义

## ——议“梅周”并称的文化意涵

◆ 罗怀臻



麒派的传播传承更多是隐形的,麒派不但是一个京剧声腔与表演的流派,更是一种演剧风格与表演方法的流派。梅派弟子遍布天下,麒派传人寥若星辰。普天之下尊崇梅派的都是京剧旦角,而尊崇麒派的表演家则是五花八门。著名京剧武生演员李少春先生生前不愿被人称为“李派”而甘愿自称“麒派武生”,上海著名淮剧演员陆少林自称“麒派淮剧演员”,著名沪剧演员邵滨孙自称“麒派沪剧演员”,曾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金山先生更是自称“麒派电影演员”。由此可见,梅兰芳先生创造的京剧梅派艺术更多的是一种风华、一种典范、一种神韵,而周信芳先生创造的京剧麒派艺术则更多的是一种人物塑造方法和一种戏剧创作精神。

今年是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30周年,我与西汀先生的问答也已经过去了30年,恩师已仙逝,话题犹在耳,30年来我对西汀先生“梅周”并称意义的诠释始终认可,并且伴随着自己的戏剧创作实践不断地加深着理解。时常会想,若只纪念梅先生,中国京剧乃至中国戏曲的美学风格会不会显得单调。反之,若只纪念周先生,则又似乎不能完全涵盖中国戏曲、中国京剧的美学特质。因此,于京剧,于戏曲的整体性象征,“梅周”并称方才是完整的。纪念“梅周”,传承“梅周”,创新并发展光大“梅周”,对北京,对上海,对全国;对京剧,对戏曲,对守正创新中的中国当代艺术,皆是缺一不可。

“梅周”者,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周信芳先生的简称与并称。梅兰芳先生生前的京剧表演成果被称为“梅派”;周信芳先生艺名“麒麟童”,他生前的京剧表演成果被称为“麒派”。余生已晚,无缘亲睹两位京剧前辈的尊容,但有幸与江苏京剧院梅派传人李亦洁合作了京剧《西施归越》,与上海京剧院梅派传人史依弘合作了京剧《宝莲灯》,与上海京剧院梅派传人高红梅、麒派传人鲁肃合作了京剧《换人间》。近日,参加《流芳·传麒——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30周年》融媒体系列活动,得以回顾了与周信芳先生的三段精神交往。

第一段记忆,可追溯到我的童年。父亲有一张戏照。他对我说,这是他彩扮京剧麒派《徐策跑城》的剧照。父亲久久端详着扮上戏妆的自己,他青年时痴迷京剧麒派,曾经在上海看过周信芳的演出,后来还彩唱过《徐策跑城》,并专门去照相馆拍了这张剧照。现在回忆起来,父亲装扮的徐策与周信芳先生还真有几分神似。这段童年记忆,便是我对麒派的最初印象。

第二段记忆,贯穿于我的少年时代。我在淮阴市区的老坝口小学度过了六年时光。与老坝口小学一桥之隔的都天庙街上,有一处寂静的院落,据说那是周信芳先生的故居,也是他的出生地。在那个年代,作为小学生的我,没有理由知道小学校对面街口的京剧大师故居有什么意义,即便懵懵懂懂听到过周信芳的名字,也不觉得这个人与自己有任何关联。直到后来进了剧团,再到后来迁居上海,戏剧成了我的职业,每次回到淮阴,便会去周信芳先生的故居前兜兜转转。因我的出生地石码头与周信芳的出生地都天庙街仅一箭之遥,故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别有一层对周信芳先生的亲近与景仰。

第三段记忆,则使我对周信芳先生的亲近与景仰更益充实。1995

年1月10日晚,我陪同恩师陈西汀欣赏完《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闭幕式文艺晚会》演出,从上海体育馆走向西汀先生位于宛平路的家。西汀先生曾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编剧,也是周信芳先生的生前好友,他曾为周信芳先生创作过京剧《澶渊之盟》剧本,这部新编戏也成为周信芳先生晚年的代表作品之一。归途中,我问西汀先生:梅兰芳和周信芳,一位唱旦角,一位唱生角,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为何将两人并称“梅周”?西汀先生夸我提的问题好,说他正在写的一篇文章也正要说明“梅周”并称的意义。

西汀先生说:“一方面,梅和周都是苏北人,是同乡;梅兰芳出生于1894年10月,周信芳出生于1895年1月,虽然公历年龄相差一岁,但是农历都属龙,是同庚;梅周为同时

代的京剧演员,舞台上也有过合作,是同行。”同乡、同庚、同行,“三同”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是另一方面,梅与周的并称更多的意涵是“不同”。西汀先生特意寻了一个“拧”字来形容,他说就像编织麻绳,拧得越紧越是结实。他还说也像齿轮,是一种犬牙交错的咬合感,不是平面的黏合状,“梅周”并称的意义更多是反向的,是京朝派与海派京剧在艺术上的弥补与融合。西汀先生还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概括周信芳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用了一个无比精准又无比传神的比喻来说明周信芳现实主义表演艺术与梅兰芳浪漫主义表演艺术的不同,即“神性”与“人性”,他说梅兰芳先生善于把人演成神,周信芳先生善于把神演成人。梅先生的舞台形象“妙相端庄”,周先生的

舞台形象“怒目金刚”,他们一个追求“神性”,一个是追求“人性”,尽管他们一生演出的剧目数不胜数,风格也时有变化,但是他们最终留给历史的记忆和为京剧作出的贡献,正是“神性”与“人性”的两幅图腾。

可不是嘛,今天想来梅兰芳先生在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天女散花》等作品中所塑造的仙气飘飘、可望不可即的浪漫形象,周信芳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徐策跑城》《乌龙院》《四进士》等作品中塑造的充满人间烟火气息、惶惶不安、左顾右盼的凌厉神色,正是对西汀先生所概括的“神性”与“人性”的生动诠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解的加深,人们愈发认识到梅先生的流派是显性的,梅派艺术的传承谱系清晰可辨。而周先生的流派则不然,

# 《欠你一枚小红星》:一次突破程式的当代京剧尝试

◆ 李佳



正所谓一代有一代艺术,作为国粹的京剧,纵然有着高度固定化的艺术特征,也必须尝试现代性的融合创新,探索对时代精神的表达。

近年来,许多当代京剧、新编京剧登上了舞台。日前上演于上海共舞台的《欠你一枚小红星》无疑是其中较为大胆的一部。这部由90后青年导演李正宽担纲编剧、导演、作曲,以麒派艺术第四代传人、优秀青年老生鲁肃为主演,以“海派京剧”为标识的剧,融合京剧“南派”唱腔、江南民乐、西方音乐元素等,兼以“京腔民谣”,呈现了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节奏紧凑、气氛热烈的小戏。该剧的亮点之一,是有一个结

构较为完整的故事,讲述了“红三代”青年洪星,原本过着浑浑噩噩、缺乏理想和热情的生活,忽有一日,爷爷的战友、80年前牺牲的小英雄“铁子”的“灵魂”闯进了生活,由此开启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奇妙际遇。这是一个主旋律的红色故事。该剧以巧妙的结构、大胆想象通过类似“穿越”的时空碰撞,让一名当代青年与一位八十年前的少年进行了深度对话。

一方面,在这张“时空对话”的背景下,使用的其实是现代语境,呈现的亦是现代生活的诸多困境,如高负荷的职场生活和竞争压力。这些现实主义的探讨都可引发共鸣。

另一方面,在明线之外,还有一条暗线,即对理想世界的挖掘,试图回答“为什么”的深层问题。它不止

于当代青年洪星的理想,也触及了生活在80年前的小烈士铁子的理想。在洪星帮助铁子实现愿望的过程中,两位不同时空的年轻人也都在找寻最初的自己,化解心结与遗憾,故而抵达了反思自我的更深层次。

这一探索颇有见地;但遗憾的是,失之于浅。故事以洪星勇敢表达内心、追求心上人为落脚点,最终归结到个人的“小情感”上,虽然易于理解,却无疑庸俗化了故事的境界,限制了其整体格局,使得之前所有丰富、大胆、活泼的想象都有陷入“无厘头”的危险,也使得故事虽有深沉底色,却终究流于悬浮。

再说形式。该剧在“南派”京剧的基础上,突破程式,进行了丰富、大胆的融合。当我们看到工老生的演员鲁肃,不再全身披挂、粉墨登



场,而是代之以一身休闲装、大跳现代舞、满口网络流行词;看到“徐策跑城”变成了“洪星蹬车”……当然会不由自主地或会心一笑或忍俊不禁。应该肯定,该剧以放松的姿态探讨了京剧突破自身的诸多可能。

新意是有了,这也是该剧的亮点。但不足之处在于,呈现的效果仍有待提升。除了皮、黄等典型的京剧唱腔之外,几乎看不到京剧在当代艺术形式中的加入;就连京剧

“虚实相生”的核心美学精神、最具艺术价值的写意性,也有些弱化。简而言之,这部剧,唱得很好听,故事很好看,美中不足的是这部突破程式的当代京剧,像是一部表现形式极尽丰富的话剧;它还不完全是京剧的现代化,更像是用现代艺术“稀释”了京剧。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剧试图对当代京剧进行多维度的探索,此心可嘉许,但仍有空间需要进一步提升。